

意林轻文库

奇幻仙境系列

004

神典

末夜公主

马鹿·D/著
MA LU · D
WORKS

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神典


末夜公主

马鹿·D/著
MA LU · D
WORKS

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

轻小说 出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典·末夜公主 / 马鹿·D著. --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98-1795-5

I. ①神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

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9084号

神典·末夜公主 Shendian · Moye Gongzhu

著 者	马鹿·D
出 版 人	孙洪军
顾 问	杜 务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主 编	张 弘
责任编辑	施 岚 胡晓路
图书统筹	凉小葵
特约编辑	杨 宁
绘 图	白 树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夏 冬
开 本	920mm × 635mm 1/16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13年8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 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616 发行科: 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cbs.cn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1795-5

定价: 23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Contents

目 录

Chapter 5

第五章

尾 声

.....
Jiwei 247

Chapter 4

第四章

战 战 战

.....
Zhani Zhan Zhan 167

Chapter 3

第三章

角 抵

.....
Jue Di 111

Chapter 2

第二章

一 路 向 西

.....
Yilu Xiang Xi 057

Chapter 1

第一章

再 一 个 神 话

.....
Zai Yige Shenhua 001



Chapter 1

✦ 再一个神话 ✦

Shendian · Moye Gongzhu

—— 一、工作狂安妮 ——

普尼斯王国的安妮公主近来比较郁闷。

其原因有三：

厨房里的新厨子的烹饪水平很糟。

就算这样，她的体重，也依旧像边境的莱曼雪山，高耸入云、屹立不倒。

听说都铎的太子爱德华亲自去图凯尔向乔安娜公主求亲了。

以上三者有递进关系。

“威廉，这个撤下去吧。”公主拿起餐巾抹抹嘴，面无表情地指着面前的餐盘，“我吃饱了。”

“可是殿下，”公主的近侍——或者更确切地说，贴身管家威廉先生穿着整洁笔挺的黑色制服，弯下腰时，月光般的银色长发滑到胸前，“您不过吃了三口。”

“这三口，”安妮向左右看看，确认四下无人，才悄声说道，“足够在我肚子里开三个洞了。说真的，与其被杀伤力巨大的食物恶心死，我宁可绝食饿死。”

“咳，”威廉微微蹙起眉，“殿下，这可是上好的松茸，您这样说，厨师长阁下会伤心的。”

“如果他不伤心，我就该伤胃了。”安妮哀叹一声正要放下叉子，却对上了威廉的眼睛。

那是一双美得无与伦比的眼睛。

流畅饱满的形状，十五度上挑的眼角，还有那蓝得近乎透明的瞳仁。

见过这双眼睛的人，无不为之倾倒；就连从东方来的那位见多识广的长胡子使者，也失色惊呼：“此目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见。美目盼兮，美目盼兮！”

无论是谁，被这样的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三十秒钟，大抵都免不了心跳加速，呼吸频率上升，判断力下降——更别提安妮公主是个女性，还是个青春期的少女。

于是，不过三秒钟之后，安妮已经叹着气，重新举起刀叉。

这就是所谓“令人绝望的现实”。

安妮在一边咀嚼着那天怒人怨的食物，一边在心底腹诽：有的人根本不需



要崇高的地位、过人的权势、卓越的战斗力和或是渊博的学识，只要有一双足够清亮的眼睛，就能横扫天下，还男女通吃。

这简直让安妮愤懑。

一来，她明知这是个糖衣包裹的陷阱，却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足掉落，简直避无可避。

二来，安妮低下头：随着食物的减少，银质餐盘渐渐露出镜子般的底面，上面映出半张脸。

安妮瞥一眼，悲愤地移开视线。

如果说威廉的脸是“神眷顾的花园”，她的脸就是传说中“被神遗忘的角落”：“雪一般洁白的肌肤”“明亮如星辰的眸”或是“蔷薇花瓣那样柔嫩的双唇”这类“少女与生俱来的财富”，她一项也不具有。

“大陆最丑的公主”——这是私下伴随她的称号。

安妮并非不知道，也不是不生气，可一看到镜子里的脸，就只能化作深深的无奈：

“有时候，我简直怀疑上帝造人的手艺，就和这倒人胃口的厨子做菜的水准一样糟。”

空荡荡的餐盘上，映出清晰得有些尖锐的影像：

一头蓬松的火红乱发，一直铺到肩下，勾勒出宽大的前额，簇拥着就身体比例来说过大的脸庞。

那是一张非典型的峥嵘面孔，因形态不标准而无法被准确归类，只能笼统地称为“骨骼突兀的脸”。脸上疏密有致地分布着不大不小没有特色的眼睛、不高不矮同样没有特色的鼻子，和过分宽阔与“小巧”毫无关联的嘴。

仿佛是为活跃这张脸上沉闷的气氛，鼻翼两边跳脱出几点浅浅的雀斑，在雪白的肌肤上或许会显得俏皮，可惜，在这风霜雪雨历练出的小麦色皮肤上，却只显杂乱。

这就是安妮所有的“女性资本”。

如果生在普通农家，这样的面孔大概也还算得上平常：足以骗得一个实诚的丈夫，安然地打发一生。

可不幸的是，她是一位公主，还是普尼斯这个大陆上面积最大的王国的公

主。“贵族家的小姐们”和“其他各国的公主们”，是她与生俱来、无可逃避的参照物。

她的相貌，直接关系国家的颜面，还是政治联姻的重要砝码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样的外观就难免显得十分平常。

安妮又向盘子里望一眼，认命地抓起餐巾狠狠一抹嘴：“胜利！威廉，今天的日程？”

威廉俯身重新拿起餐巾，仔细帮她把嘴角上的食物残渣擦去；一面麻利地收拾好餐具，递给身旁的勤务兵；一面用没有语调的平和声音背诵：

“九时半，巡视城防；十时四十五分，文书工作；十一时半午餐，上午的工作暂时就只有这么多；不过，今天首都来的特使预计在夜晚十一时三十分抵达，所以恐怕……”

“嗷！”安妮的脑袋沮丧地落在餐桌上，几乎是在哀号，“这些家伙，就不能挑个早点儿的时间，或者干脆在城外凑合一宿明早进来吗？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明天早上六点钟就要起来，还有礼仪课……我的天！”

抱怨归抱怨，安妮还是站起来，迅速地回房换上军装。

她是大陆上唯一真正摄政的公主。

负责镇守北部边境，掌握国家十分之一的军队和北部边境地区全部的税收权，是普尼斯第二号实权人物。

比起别国欢快地躲在温室里的同龄公主们，她那双并不算漂亮的绿眼睛里，赫然多出一份鲜明的沧桑。

片刻之后，安妮已骑着自己的战马“疾风”溜达在城门前。

守城的卫兵纷纷向她敬礼，并不是用对于贵族的礼仪，而是用对于将领的礼仪，那是卫兵们表达尊敬的方式，安妮知道。

在这个被周边国家虎视眈眈的国度，多政变，常年征战不休，王室成员面临着最低的生存概率，和最大的危机与挑战。

身为唯一的公主，自然难以幸免。

从十五岁起，安妮就领兵帮助兄长，现任的普尼斯国王艾伦南征北战。如今十九岁的她，有丰富的临战经验、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身先士卒的勇气。



她多次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，夺取决定国家命运的胜利。在北方军队中享有的声誉甚至高过了兄长，几乎每个士兵举起酒杯的时候，都会发自内心地说一句：“祝我们的安妮永远健康！”

可这样的祝福，显然于安妮的外观没有任何帮助。

在卫兵的盔甲上，安妮看到自己的倒影，忍不住再次感叹：

如果不是这四年来，日复一日的风吹日晒，皮肤会不会好一点儿？最起码，黑斑会不会少一点儿？

如果不是年复一年挥舞如此沉重的巨剑，身形会不会纤美一点儿？唔，手臂会不会变细？

如果不需要时常在马背上颠簸，姿态能不能优雅一点儿？外八字脚会改善吗？

没有如果。

安妮在卫兵的眼睛里看到信任、敬意，乃至于依赖。这让她从美好的幻想中清醒过来：这个国家，从没有给过她“如果”的选项。

如果她不去骑马挥剑，那么敌国的铁蹄就要冲破国界，把这里的农田变成焦土，把这里的人民变成奴隶，所以她只能去打仗。

又叹口气，安妮抬手摸摸脸颊：指节上的茧，摩擦着面颊的皴裂，不知道是哪边更粗糙些。

“殿下，首都的人已经到了。”威廉的声音，打断安妮狂奔的思绪，“是来报告……爱德华王储和乔安娜公主订婚的事。”残酷地将血淋淋的事实，端到她的面前。

“啊？这么早？知道了。”安妮抿抿唇，扯着缰绳的手猛然收紧，“我换件衣服就来。”双腿一夹，也不管身后的随从跟上没有，兀自策马朝要塞指挥部的方向飞驰而去。

望着那在晴空下略显飘摇的身影，威廉静默着，微微蹙起眉。

二、天命难违一见钟情

身为贴身近侍，威廉当然不会不知道：乔安娜和爱德华的婚讯，大概是安妮眼下最不想听到的消息了。

早在几天前，安妮就从普尼斯情报机关得知这个推测，为此喝掉四瓶酒，颓废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，却还是不足以宣泄失恋的哀伤——而那还是非正式渠道的消息。

这样官方的传达，无异于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给安妮那段可怜的单恋，一个无可翻身的死刑判决。

是的，即使看起来并不像其他少女那样，热烈地沉迷在恋爱中，可安妮公主的确深爱着都铎的爱德华王子。

从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开始。

那是两年多前，在这里，普尼斯的北疆，与都铎和图凯尔相交的边界上。

彼时，安妮那即位不久的王兄，正因南部的叛乱、通货膨胀和大臣们的舞弊焦头烂额。都铎的军队忽然大举南下，妄图趁这个机会，夺取普尼斯北部的安略省。

率领都铎五万大军的，正是太子爱德华。

而迎战的，是当时刚过十六岁的安妮。

她手下，只有六千边防常规军。

实力悬殊，战事险恶。

可出人意料地，安妮硬是充分利用地形、气候、周边百姓等一切可能的条件，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以少胜多、绝处逢生、力挽狂澜的经典战役，坚决地阻挡了侵略者前进的脚步。

战事进行到第十天。

战场上，胜利女神似乎总对普尼斯青睐有加，可安妮知道，这并不是长久之计：

普尼斯军的人数太少，每个人要承担攻打都铎军五六个人的任务，将士们都已很累，连她自己也两天两夜没合过眼了，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被逼到崩溃的边缘。

而国内的两线作战，又让粮草的供应无法跟上，不说别人，就算身为公主的安妮，也已经有一天半没有吃上正常的食物……

拖延不利。



安妮和威廉、卡恩等几个信赖的参谋商量后，果断地决定：在第十天的深夜，发动奇袭。

闪电般的突袭，让温吞缓慢、充满大老爷作风的都铎太子军措手不及。霎时间，营地里一片鬼哭狼嚎，都铎士兵纷纷丢盔弃甲，轻装逃命，有的人甚至连外衣都来不及穿上，只穿一条底裤就光着脚撒丫子大跑。

普尼斯军乘胜追击，一举将都铎军赶出了国境。

“如果不是人手太少，”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安妮望着都铎军溃败的路线，颇有些意犹未尽，“我一定杀到他们的国都去，让他们也尝尝被侵略的滋味。”

奇袭结束，安妮顺着国境线，小心翼翼地策马缓行。

这是她的习惯。

身为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，每次大战之后，她总要亲自到各处巡视，以确保没有伤员被落下，以及防线的安全。

若她并不是那么有责任心就好了。

或者那天有点儿别的事也好。

然而灾祸从不聆听来自凡间的祷告。

一个平凡的人类，终于是逃不过命运的玩笑。安妮抬起头，在自己马蹄左前方大概五米处，看到一片亮晶晶散乱着的栗色卷发。

“谁在那里？伤员吗？活着吗？见鬼！医疗班的家伙们果然一吃不饱就靠不住……”安妮念叨着，跳下马跑上前去。

然后她呆住了。

就在看清那人脸庞的一刻。

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啊！

从十二岁起，她就频繁地在外征战，文化课总是上一节，落一节。

之前，她并不觉得影响很大，但此刻，她终于切身体会“文学造诣不高”的致命缺陷——她甚至找不出一个像样的词，来形容那样的美貌。

太阳不合时宜地升起来。

金色的阳光，洒向柔软的淡栗色卷发，闪出柔和的光；长而翘的睫毛颤抖

着，像是刚刚破茧的蝶翼；挺拔的鼻子，秀气的下巴，上古神像石雕一般精致完美的轮廓，象牙白娇嫩的皮肤……

安妮下意识地在他身上寻找非人类的印记。

精灵？还是神祇？直到她看到了那人颈上隐约的喉结，依然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是男人？

不，这俊秀的线条……

怎么……可能……

“嗯……”那具躯体轻哼一声，微微蠕动。

完全不经大脑，安妮俯下身去，用尽量轻柔的动作扶起他：“喂！你没事吧？喂！醒醒！”

“水……”

蔷薇色的唇瓣间，艰难地吐出一个字来。

安妮不假思索地掏出贴身的水罐，拧开，把清洁冰凉的井水倒在他的嘴唇上——天知道，就连安妮自己，也已经有三天没有喝上干净的水。战场上供水极端困难，往往渴急了，就在肮脏的水渠或者水沟里捧一把润润嘴唇。水壶里的这些水，是从驻地带出来的，全军团就剩这么一点儿了。

“咳……咳咳……”

柔弱的人被水呛到，猛烈地咳嗽起来，原本苍白的脸庞霎时间涨得通红，半透明的皮肤下浮起淡青色的血管。

安妮只觉得自己的心脏骤然被揪紧，生疼，连忙腾出手来给他拍背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你小心一点儿……”

“这是……哪里？”

小刷子样的睫毛扑闪一下，缓缓地睁开，露出半个黑棕色的眸，深深的，像是沉静的百年古井。

安妮在里面看到自己是模糊的，被眼珠的球面拉扯得有些变形，宛若密林深处千年古树的影子，随着清晨的微风，晃一下，又晃一下。

她呼吸急促。

心跳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渐渐变得战鼓般“咚咚咚”“咚咚



咚”，震得安妮胸口微痛，连脑袋都昏沉起来：“这里……这里是都铎和普尼斯的边境……”

违和感袭上心头。

并列的两个敌对的国名，激发起安妮本能的戒备心。

“你是人类吗？”然后，毫无逻辑的问句，不经大脑筛选地从嘴里蹦出来。

那人横她一眼，没答话，自顾自地想要撑起身体来。

臂弯里重量的受力点随着他的运动改变，透过薄薄的衣物传来人体的温度——或许，就是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。

等等！

臂……弯？

安妮忽然意识到什么，脸“腾”地热了——她把一个男人抱在了怀里，一个这么漂亮的男人，还是用这种姿态……

“不不不好意思！”

安妮惊慌！

这样的举动，显然既与王家的礼节相悖，又与战场的气氛不符，简直一下子践踏了“公主”和“将领”两重身份。

“你是谁？”那人双眼的焦距渐渐对上——不等安妮发问，他已然警觉起来，望向安妮的目光中，甚至带有隐约的敌意，即便只有那么若隐若现的一点点儿，却足以刺得安妮心口发疼，“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——”

他开口质问。

“不，”安妮连忙打断他，“先生，我只是……”

“你别过来！”对方像是惊觉什么一般，“腾”地从安妮身边跃开，“不许过来！”

苍白的脸上溢出浓浓的杀气，逼得安妮呼吸困难，那样决然的森冷，让人连骨髓都为之寒凉。

“我……”

安妮还想解释什么，对方已然抽出佩剑，一步一退地快速向树林方向撤去，片刻便失去踪影。

“我不是坏人啊！”安妮颓然地跌坐在地上，“为什么……”

盾牌随之“咣当”一声掉落在地，光滑颇像镜子的表面上，朦朦胧胧反射出一个傻傻的丑姑娘：小眼睛，突兀的鼻梁，雀斑微布的脸上，糊着一整块的黑泥。

果然，还是因为长得太难看了吗？

幼时，在贵族幼儿园里，被漂亮的爵爷小姐们讥笑、被围着叫“怪物”扔石头之类的惨淡记忆，一股脑儿翻涌上来。普尼斯贵族之间的等级本就不甚森严，小孩子之间更缺乏观念，有“公主”的头衔也无济于事……

安妮负气地抬起手，重重地蹭掉那块泥，眼泪忽然决了堤似的，在肮脏的小脸上奔涌而下……

— 三、恋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 —

那是十八岁的安妮掌军四年来，在战场上犯的第一个，也是最严重的一个错误。

被称为“战术天才”、具有“勘察胜算的眼睛”、“凭直觉就能捕捉胜算”的她，这次却被突如其来的迷恋冲昏了头脑，被难以抑止的眼泪迷离了视线，连令人惊叹的直觉，也一并失灵了。

所以，她没有想起，战场方圆千里之内没有人烟，除“安妮公主”之外，没有其他女性会接近这块危及生命的区域。

她没有瞧见，对方衬衫扣子上，那再鲜亮不过、再清晰不过、再明确不过的都铎王家“半面龙”家徽。

她甚至没有感觉到，在一瞬的慌乱中，对方从自己身上摸走了什么。

回到营地，安妮闷闷不乐。

威廉问她怎么了，她不答，只是吩咐查找军团里栗色头发的人。

受她情绪的影响，部队没能好好庆功，散漫半日，打点起行装，准备翌日回程。

大胜之后的安逸四下蔓延，没有人想到，这样的时刻会生出变故——连素来警惕的安妮也一样。

当帐篷外传来一阵令人不安的嘈杂，她只是揉揉眼睛说：“别吵，还好困呢。”



“殿下，”威廉强硬地把她从行军床上剥下来，“我们被包围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安妮骤然清醒，“谁？”

“都铎军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安妮一跃而起，撩开帐门冲出去。营地上，三三两两插满都铎军的旗帜，正中靠近自己帐篷这边的石台上，站着一个绝色人物：栗色卷发，颀长的颈项，秀美如大理石雕刻般的面孔……是那个人？

“那是？”安妮犹疑。

敌军的长矛已抵到了她的胸前，她只得压低声音问威廉。

对方身上的军装足以让她有不祥的预感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安妮竟固执地不愿相信。

“都铎王储，爱德华殿下。”

五雷轰顶。

安妮一时几乎站立不住。

威廉在她身后，用旁人不易察觉的姿势，偷偷地扶住她的腰。

“这……怎么会……”

仿佛专为和安妮作对，爱德华的声音适时传来——音色清晰悦耳，如月光女神拨弄竖琴，轻飘飘地钻进安妮的耳中。

可是听听吧！他说的都是些什么！

“普尼斯的将士们，你们觉得为什么被包围了呢？因为都铎军人数多，实力强吗？其实不是吧，你们自己大概也知道。想想几天前，你们是怎么依靠不到六千人马，逼得我数万人马节节败退的？是的，我得承认这一点，”爱德华耸耸肩，自嘲一笑，“我的军事能力不强，剑术甚至比不过许多贵族小姐。”

说到这里，都铎的军队里爆发出一阵会心的狂笑。

“可是为什么，普尼斯人，”爱德华仰起头，月亮为他的铠甲微微镀上一层银光，高贵又圣洁，就像是神座旁肃立的天使……“你们会落入我这样一个不称职的将领手中呢？”

被包围的人群中发出一阵骚动：

怒吼。

对都铎的谩骂。

对爱德华的各种侮辱。

随即，被都铎人镇压下去。

爱德华沉默地看着这一切，片刻，嘴角微微抽动，像是一只盘算着怎么偷鸡的狐狸。

“你们大概觉得，偷袭太卑鄙；或者觉得，是运气差，才会败在我这样的小人手中？”爱德华唇边勾起一抹嘲讽，“但东方的谚语说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’，像你们这样组织严密，战斗力强大，战斗欲望旺盛的军队，真的是外人的一点儿‘阴谋’就能窃取的吗？大概不是吧！”

嘈杂渐渐平息，安妮心中“咯噔”一声，已有不少人竖起耳朵，认真地听他的谰言！

“你们有此惨败，其实是因为……”当人群终于安静下来，爱德华从怀里掏出一卷厚实的羊皮纸，“你们的统帅，尊贵的安妮殿下，已经拜倒在我脚下——大家看，这是她提供的，本应由她随身携带的行军地图。”

“唰”地，羊皮纸卷展开。

上面金色的普尼斯王家“黑荆棘铁剑”纹章，即便在暗淡的月光下，也亮得刺痛虹膜。

安妮死死地咬住下唇：这简直比直接踏平普尼斯军营还狠毒——那不过是流血牺牲而已，而这……

普尼斯军已超负荷运转许久。依靠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主帅的信赖，才勉强支撑到现在。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信仰危机，那么，绝不是全军溃退那么简单，而是兵变，是叛乱，是倒戈相向又一次内战！

“黑太子爱德华，魔鬼般的男人。”

安妮并不是没有听过爱德华的政敌对他的评价。此前她一直奇怪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王子，何以竟得到如此口碑。

如今，她终于明白。

可似乎已太迟。

咸涩的血腥味在她的口腔里扩散开。普尼斯军人们，先是各自沉吟，然后咕哝着，接着争执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像是战鼓的鼓槌一样，敲击着安妮的心。

激烈的争论在蔓延。



部下们三三两两地回头，向主帅张望。安妮知道，这一年多来，自己在军队里积累的威信还在，然而，毕竟只有不到二十四个月的磨合，私下也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。若对目前的情况处理不当，那么……

“哧”，爱德华冷笑一声，讥讽普尼斯军的彷徨：“你们不信吗？”微昂起头，琥珀色的眼珠在月华之下，反射着残忍的光，“不信的话，可以看看安妮殿下的水壶，你们为她辛苦攒下来那点儿宝贵的净水，也已经全部消耗在我身上了哦！”

“报告，果然，殿下的水壶里没有水了！”

一个穿普尼斯军服的人，从安妮的帐篷里冲出来，手里倒提着一个空空的行军水壶。

全场哗然。

“这是你逼我的。”安妮狠狠地拧起眉，杀意漫上她的眼眶，本已算不上柔美的面孔，霎时间有了狰狞的意味，“威廉，抓住他，投敌论处！”

话音未落，她已腾身而起！

一脚飞在看守的都铎军人脑门上，反手夺回自己的佩剑，猛地用力拉扯剑柄。

“嗖——”

剑柄后的机关骤然弹开。

像烟花一样的信号弹直蹿上空——血色的，点燃半个天空的云朵。这是普尼斯北军精锐团在应对突发事件的紧急进攻信号。在这样的时刻，安妮只能指望，或者但愿它还有用。

一瞬沉寂。

时间仿佛凝固。

只有信号弹绵长的尾音，在空旷的原野里徘徊。

随后，普尼斯的勇士，在都铎军面前，上演了一次教科书般经典的配合突破。

“唰！”

“当！”

“咣！”